

THE JOURNEY OF
TANG POETRY

唐诗之旅

手绘水彩
私享版

李元洛

著

赏读诗词珍品 品味唐诗神韵
名校师生共荐

杜牧

孟浩然

白居易

韩愈

杜甫

李白

刘禹锡

柳宗元

韦庄

薛涛

温庭筠

李商隐

贾岛

王昌龄

张若虚

李贺

王维

THE JOURNEY OF
TANG POETRY

唐诗之旅

手绘水彩
私享版

李元洛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元洛，湖南长沙人，生于河南洛阳。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诗论家、散文家，多所大学名誉教授或兼职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在海峡两岸出版《诗美学》《诗国神游——古典诗词现代读本》《写给缪斯的情书——台港与海外新诗欣赏》等诗学著作十余种；《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清诗之旅》《绝句之旅》等诗文化散文集十余种。《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学篇》（华艺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与《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安徽教育出版社）对其有专门论述。

内容简介

《唐诗之旅》是李元洛二十年诗文化散文的代表作，在书中，李元洛全面讲解唐诗，涵盖唐代著名诗人和诗歌，带领读者走进古典诗歌的美好境界。在讲述每一位诗人每一部作品的时候，也呈现了他所体悟到的诗歌的生命，一种生生不息的经典的力量。文章融铸了丰富的文学元素和人文精神，出版以来不断再版，多次印行，对中学生欣赏古典诗词、提升文化素养、塑造人格都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施柳柳

封面设计：漠里芽 QQ 312081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徒此揖清芬

——李元洛《唐诗之旅》《宋词之旅》代序

展读李元洛老师有“诗文化散文”之称誉的《唐诗之旅》《宋词之旅》，激起我关于诗的许多联想。

《四书五经》是古人的经典读物，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在孔子时代已成为蒙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这是说《诗经》有“厚人伦美教化”的作用，谓之诗教。孔子还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说《诗经》像大百科全书一样，教人做人做事格物致知。

随着诗歌的发展，唐诗宋词成为现代人的蒙学首选，代代相传，年深月久，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谁不是在学语时，稚嫩地习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谁不是年长后永远也不会忘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如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般，我们背诵了很多音韵优美、辞藻警

人的唐诗宋词，虽然道不出此中真味，却在幼小的心田种下了神奇的种子。突然有一天，读过的唐诗宋词鲜活起来，与我们撞了个满怀，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晤知音，欣然色喜。

当我们渴望惺惺相惜的友谊时，李白的“桃花流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飞到心坎，告诉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友谊是多么地迷人。

当我们无故寻愁觅恨时，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钻进脑海，引导我们化解情结，拂去轻愁。

当我们第一次邂逅彻底的孤独时，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撞击心扉，安慰我们孤独的时辰，离心灵最近。

那些幼时亲近过的诗词如久别重逢的老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有限的生活经验里，我们从诗词里获得了无限的生命体验，领略到古人深沉的宇宙感、历史感、人生感。我们与古人血肉相连，心心相通，不再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永不消逝的乡愁何处安放？在岁月长河里，在古老的诗歌里。是的，我们从诗歌里寻找到了文化之根，千百年来，枝繁叶茂，绵延不绝。诗中岁月长，幸何如之！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经充满深情地赞叹过：

谁沉冥到

那无边的“深”，

将热爱着

这最生动的“生”。

诗无达诂，何为无边的“深”，何为最生动的“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无边的“深”就是诗，就是美，就是真，最生动的“生”就是被灵心慧智照亮的生活。“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诗歌里藏有古往今来圣贤先哲的生存智慧，尽管“高山安可仰”，不妨“徒此揖清芬”！

读罢《唐诗之旅》《宋词之旅》，齿颊留香，蒙尘的心灵被唤醒，久久如沐春风，迟迟不敢动笔，仿佛劈开混沌，落笔即俗。踟蹰再三，澡雪精神，收心内视，方始落笔。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李元洛老师仿佛赴了一场千百年前的文化盛宴，与古人把臂同游，莫逆于心，复又回返现世人间，与世人分享他内心深处的诗美。这场文化之旅，行走的不仅是脚，是岁月，更是千古若合一契的不老诗心。

《唐诗之旅》写道：“待到我千年后跟踪前来，勤政楼不仅早已人去楼空，而且连楼也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下劫后余生的几个石础，凄凉在蔓草荒烟之中，兀自回忆它们当年所承载的歌声与笑语，烜赫与繁华。”那劫后余生的石础尚且见证了历史的影踪，我们后来者不更应该踵武前人的脚印，在美文里来一场陶然如醉不亦快哉的唐诗宋词之旅吗？

异代有知音，唐诗宋词在李元洛老师的笔下充满人性的温度。《唐词之旅》中寥寥数句就勾勒出一幅谪人行旅图，“九月中旬，他悄然而凄然地离开长安，先是陆路后是水程，悲风苦雨和他一路做伴，待到他的孤帆从洞庭湖漂到湘江时，就已是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的冬季”，时间空间更迭，蒙太奇般的画面转换将诗人柳宗元的贬谪之苦形容得入木三分。《宋词之旅》写到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李元洛老师随之感叹：“激赏之情，情溢乎词，然而，今天有多少志在‘出人头地’者，知道这一成语的本义和它的来源呢？”貌似漫不经心的关于“出人头地”的闲笔，古今对照，一扬一抑，让人深感欧阳修激赏苏轼、师生相得的高情厚谊。若非有同情之理解，若非如知音般关注诗人的内心世界，此等佳句实难出自肺腑。

古语云：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我和李元洛老师相识仅短短半载，因是校友，遂以“老师兄”呼之。作为他新近出版的《诗国神游——古典诗词现代读本》一书的责编，我不过做了分内之事，李老师就数言感激，屡赠好书与镇尺，深情厚谊令我分外感动。今年九月受邀赴京参加李老师的《诗美学》研讨会，由通音讯而始相见，终于一睹李老师的长者风范和仁者气度。忝列于专家学者之中，甚为惶恐，李老师不忘“地主之谊”，慰我客心。彼时，李老师谈起《唐诗之旅》《宋词之旅》之新版，嘱我作序。一时惊慌，莫可名状，晚辈学人，才疏学浅，怎敢欣然受命？李老师再三叮咛鼓舞，感其提携后进之

美意，又蒙长江文艺出版社之不弃，斗胆搦管操觚，勉力为之。

李老师在后记中“曲终奏雅”，希冀我的小序能抛砖引玉，激扬《唐诗之旅》《宋词之旅》之玉振金声。谨以此小序，祝其余音袅袅，在神州大地有更多知音！

中华书局编辑 吴艳红





目录
CONTENTS

001 长安行

026 月光奏鸣曲

043 诗心

085 寄李白

099 诗家天子

115 怅望千秋一洒泪

128 千秋草堂

149 独钓寒江雪

172 骏马的悲歌

181 烟花三月下扬州

199 浮生半日古松州

212 诗中的彩虹

223 华夏之水 炎黄之血

247 后记

长安行



长相思，在长安。

我的家乡在南方，将近四十年前的青春时代，我却远放西北。沿铁路线北上南下西去东回，好几次和唐代的长安今日的西安擦肩而过，伫候于列车的窗口，那雄伟迤邐的古城墙从唐朝就在等我，喊我去敲叩它的门环。回到南方数十年来，我常常西北而望，那是大唐的京城，唐诗人纷纷登场歌哭吟啸的舞台，怎不使我魂牵梦萦，心神向往？

不久前，年华向老的我终于远赴弱冠之年即已订下的约会。匆匆盘桓数日，在千年古都的城墙内外，于古典与现代交汇的巷尾街头，从唐人永不生锈的优秀诗句里，拾得这篇姗姗其来迟的《长安行》。

兴庆宫

我去兴庆宫，并非朝拜帝王的宫苑，而是为了重温诗人的绝唱，

寻觅李白的遗踪。

兴庆宫，原是唐玄宗李隆基作太子时的藩邸。李隆基即位后，改建旧邸为新宫，兼有宫殿与园林之胜。开元天宝时代，与太极宫、大明宫一起被称为“三内”。唐玄宗多年在此理政，这里就成了盛唐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人生变幻，世事沧桑，到清代初期，昔日的煊赫繁华早已成了一方废墟瓦砾。现在于原址建成的兴庆宫公园，规模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有如一幅比例大为缩小的地图。

兴庆宫金明门内曾置翰林院。公元742年即天宝元年，李白于江南应召再入长安，被任为翰林院学士。那时，长安城内王侯的深宅大院多种牡丹，玄宗更是在沉香亭前广植此花，并辟花园。李白供奉翰林的次年春日，牡丹在眼，贵妃在侍，心态当然极好的玄宗不想闻旧乐而欲听新词，“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乐为”，于是，在长安市上不知哪一处酒家召来醉乡中的李白，酒意尚自醺然的他绣口一吐，立成风流俊逸的《清平调》三章。歌唱家李龟年一边以檀板击节，一边引吭而歌。多才多艺的玄宗不知是想讨贵妃的欢心呢，还是一时技痒，也轻吹玉笛而相和。

待我来时，已是千年后的一个炎炎夏日。龙池之畔的沉香亭，为今日重建的赝品，而昔日的牡丹也早已和杨贵妃一起玉殒香消，李龟年的歌声虽然可以绕梁三日，但却绕不了千年，任你如何在池畔亭前侧耳倾听，那不绝的余音也早已断绝。玄宗时代，翰林学士们要在翰林院轮流当值，李白呢，也许他此时正在翰林院里值班吧？我去金明门内寻寻觅觅，只见昔日翰林院的北部，早已为居民住宅

区所占压，南部也只有考古学家才能查明的瓦砾残迹。许多游人到此，绝不会想到他们足之所履，也许正好踏上李白当年的一枚脚印。

李白的足印已然是凭空想象了，距翰林院不远之西南角，却尚有班班可考的勤政楼遗址。勤政楼原名勤政务本楼，是一座东西宽五间进深三间面积五百多平方公尺的大建筑，登楼可俯瞰远眺宫外的街市。此楼是兴庆宫内最重要的皇家楼台，节日庆贺，盛大宴会，策试科举以及咨询朝政等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曾经极一时之盛。中唐诗人王建的《楼前》写道：“天宝年前勤政楼，每年三日作千秋。飞龙老马曾教舞，闻着声音总点头。”八月五日玄宗诞辰为“千秋节”，每年届时盛宴三日于楼上，舞马于楼下。王建的诗追怀天宝旧事，可见当年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盛。稍后的白居易曾作《勤政楼西老柳》，他着眼的，却是一株可以为历史做证的柳树：

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

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

从“开元”盛世到白居易来时的“长庆”年间，一百多年的岁月又已经交给了历史。白居易没有正面写楼与楼中之人，但言开元之临风无情老树，长庆的多情凭吊之人，无限的俯仰今昔之感，便尽在其中。数十年后，杜牧也前来吊古伤今，写了一首《过勤政楼》：

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

惟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莓苔随意滋生，甚至爬上衔门环的铜制门饰。虽未明说，但勤政楼的破旧荒废已意在言外。时间呵，这是天地间至高无上的主宰，人间任何位高权重者，都休想与之抗衡，哪怕贵为帝王；世上任何坚固的建筑，也无法经受它的风吹雨打，哪怕坚如金石。

待到我千年后跟踪前来，勤政楼不仅早已人去楼空，而且连楼也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下劫后余生的几个石础，凄凉在蔓草荒烟之中，兀自回忆它们当年所承载的歌声与笑语，煊赫与繁华。能与时间角力并取得胜利的，不是手握重权的帝王将相，而是杰出的诗人和紫苔不侵风雨不蚀的优秀诗篇。这个问题，最好去询问李白，他当年虽然被唐玄宗赐金还山，等于逐出长安，但现在却早已凯旋。在兴庆宫公园内高达三重的“彩云阁”前，在一泓碧水中央，他正以手支颐侧身而卧，长眉入鬓，长髯垂胸。我想前去叩问，但恐怕他还没有从一时的醉酒千年的小寐中醒来。暂时别去惊动他吧，在他的石像之侧久久伫立，我仿佛听到轻微的鼾声。

渭城曲

渭城，是秦朝的首都，唐代的重镇，更是诗人的名城。名城呵名城，永远矗立在名诗人的名诗里。

从长安往西四十余里，便是曾经作为秦代帝都的咸阳。其名咸